1. 在攻擊的「運作機制」裡，犧牲乃核心觀念。正是在此支點上，一切妥協、一切衝突、一切討價還價的絕望意圖達成了表面的平衡。**有人必須失去什麼**是它象徵的中心思想。顯然它已把焦點集中在了身體上頭，因為它總是努力不要失去那麼多。身體本身就是個犧牲；為了保留那麼一點點，到頭來卻失去了力量。你若在一具與你不同的身體中看見自己的弟兄，表示你寧願看見他的一小部份，而犧牲其餘。看看這世界，你就會發覺沒有任何事物能與自身以外的一切相連結。所有這些貌似存在的實體都只能靠近一點或遠離一點，卻無法合一。

2. 只有「犧牲」了一體性，你眼前的世界才得以生起。它呈現出的是徹底的斷裂和缺乏連接。每個實體的四周都圍繞著一堵牆，且看似堅固無比，以致裡頭的似乎永遠出不來，外頭的也似乎永遠無法觸及隔絕於牆內之人，並與之合一。每個部份都必須犧牲另一部份，以使自己完整。畢竟，一旦合而為一，雙方都會失去各自的身分，所以也只有分裂才能維繫它們的自我。

3. 身體圈住的那一小部份成了自我，只有徹底犧牲其他部份才能予以保全。而其他部分也必須失去這一小部份，失去自己的完整，以便它的身份得以保全。若以這樣的觀點看待自己，身體的損失就必是犧牲無疑。因為只要見到了身體，就表示犧牲得不算多，畢竟你還能擁有點什麼。而為了得到這一點點，外在的一切都必須加以限制，正如你自以為擁有的一切也受到了限制。畢竟，施與受並無不同。一旦接納身體的限制，就會把同樣的限制套在每一位你所見到的弟兄身上。因為你怎麼看自己，就會怎麼看待他。

4. 身體**即是**失落，而你**可以**命它做出犧牲。一旦你把自己的弟兄視為身體，在他的牢房中與你相隔，你就是在要求他和你做出犧牲。上主之子感知到自己失去了天父，而天父也失去了他——還有誰能要求比這更大的犧牲？但所有的犧牲都是在要求祂們彼此分離，不相為伴。倘使你要求任何人做出任何犧牲，就必須否定你對上主的記憶。不論上主之子多麼充分地見證了真理，一個由分離身體組成的世界又怎能見證他的圓滿？在這樣的世界裡，他隱而不顯。你也完全聽不見他所吟唱的合一與愛之讚頌。但他能讓這世界在他的吟唱下退去，並使自己的形象取代肉眼。

5. 那些寧可見證真理而非幻相的人，不過是希望自己能在這世上見到一足以賦予世界意義、並使其變得合理的目的。若非你的特殊任務，這世界在你眼裡便不具意義。但它也能成為一座與天堂同等豐富、同等無盡的寶庫。沒有任何一刻你看不見自己弟兄的神聖性，它將為你提供源源不絕的幸福，以便增益你分配給自己的每一點稀少而渺小的碎屑。

6. 你或可看不見一體性，卻無法犧牲它的實相。你也無法丟失你所犧牲的一切，或叫聖靈停止做功——祂要使你明白這一切從未失落。那麼，聆聽弟兄向你吟唱的那首歌吧，讓這世界退去，並接下其餘，那是他的見證基於平安所獻上的禮物。但別對他發出評判，否則你就無法親耳聽見那自由之歌，也見不到上天令他見證的一切，為的是你能在看得見後與他同樂。不要為了你對罪的信念而犧牲了他的神聖性。每一回你在他內見到了死罪，你就會一同死去，進而犧牲彼此的純潔無罪。

7. 但是，每個當下你都能重獲新生。他的神聖本質賦予了你生命，他不會死，因為上主知曉他無罪；而你也無法令他犧牲，一如你內的光明不會因著他的無視而受到遮掩。你寧願犧牲生命，並使自己的雙耳、雙眼見證聖子與上主的死亡，但別以為你能讓祂們成為上主不願祂們成為的模樣。天堂中的上主之子既不會被禁錮在一具身體裡，也不會在孤單中為了罪而犧牲。他既在天堂之中，就永遠在那兒，而且無處不在。他永恆不易。他重生於每個當下，不受時光影響，也遠遠超越任何死亡或生命的犧牲。畢竟二者皆非其所造，而上主僅賜予了他其中之一，祂深知自己的禮物不致遭受任何損失或者犧牲。

8. 上主的正義溫柔地降臨於聖子，令他在這世上安全無虞，不受任何欲加之罪的侵擾。你豈能把他的罪弄假成真，繼而犧牲天父對他的旨意？即便他眼裡的自己禁錮在了一座腐朽的監獄，你也不應這麼看他，並以此為他定罪。你的特殊任務就是要確保監獄的大門已經開啟，好讓他能來到你的面前照耀，並藉由從你這兒收下自由之禮，再把同樣的禮物回贈與你。神聖的上主之子營造了禁錮的狀態，以便逃避正義，而聖靈除了將其釋放，還有什麼特殊的任務？你的任務又豈能與祂的分別或分離？